

# 平原烈火

徐光耀



# 平原烈火

徐光耀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〇年·北京

## 内 容 说 明

这部小说，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冀中敌后根据地的对敌斗争。作品成功地刻划了共产党员游击队长周铁汉的英雄形象；通过这一英雄人物，集中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在民族敌人面前英勇不屈、坚决顽强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自我牺牲的崇高品质。

## 平 原 烈 火

---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字数127,000 开本850×1168毫米 $\frac{1}{32}$  印张 $5\frac{7}{8}$

1951年5月北京第1版 1980年1月天津第19次印刷

印数：402,501—452,500

---

书号 10019·4

定价 0.42元

一九四二年五月，冀中抗日根据地整个的翻了一个过兒。

岡村宁次坐上飞机，在天上指揮着五万鬼子兵进行大“扫蕩”，殘酷的战斗，到处是一片紅火。日本鬼子的汽車把遍地黄金的麦子轧爛在地上，騎兵包圍了村庄，村庄燒起来，熊熊的火苗兒把黑烟卷上天去。步兵們端着刺刀，到处追着，赶着，把抗日群众从东村追到西村，又从西村追到东村。遍地是嘎嘎嘎咕咕咕的槍响，遍地女人哭孩子叫，多少个英雄倒在血泊里了，多少个战士牺牲在槍彈下，多少个地方工作人員，投的投河，跳的跳井，有槍的把子彈打光了，剩下最后一顆打碎了自己的头，多少个青壯年、村干部，被裹着走了，送了煤窑，載出关外，运去日本三島！

共产党領導的八路軍，有的突圍了，有的冲散了，有的战至一人一槍为国壯烈殉难了。剩下的淨是些便衣游击队，看来是不大頂用了。

也有个别無耻的家伙，怕死鬼，向敌人屈膝了。也有个别意志脆弱、政治上不坚定的人逃跑了，逃到城市去，逃回家里去。

虽然鬼子的死尸躺得遍地皆是，他們的血一点也沒有少流，但是他們还是嚷着“胜利”了，嚷着“八路被徹底肃清”了。

冀中——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变了質，它的元气大大的受了損伤。千万条汽車路連起来了，千万里封鎖溝挖成了，崗樓兒就像雨后出土的青苗，不几天便鑽了天，成了林！鬼子、“皇协”①

遍地跑，到处發橫，愛殺就殺几刀，愛打就打几槍。抗日的政權都不見了，穿軍衣的八路軍一個也沒有了，婦救會、青抗先，還有哪個胆大敢提一提？各村都成立了“維持會”，都給敵人“挂上鉤”<sup>①</sup>了。看吧，滿眼淨是敵人的勢力，白日滿天都是膏藥旗，黑夜遍地都是崗樓燈。有几个家伙跑到大街上扭着腰吹起風來：“八路軍蛤蟆老鼠也想成什麼大器候？！”老百姓都搭拉着腦袋，眉上鎖起了兩個大疙瘩，上三十的漢子都留起了鬍子，剪了髮的姑娘又蓄上了辮子。菩薩廟里的香火整天不斷，算命先生的生意驟然變得興隆。——時代好像几天之間就倒退了二十年。

是一陣什麼風啊，把世界刮成了這個樣子？

但是，共產黨是殺不完的。只要有它一個火星，它終究會燒起騰天大火來。

---

七月，日本鬼子把“掃蕩”重點轉到滄石路以南來了。深縣、東鹿、寧晉、晉縣……各地的大小據點都駐滿了鬼子，六分區的根據地被鐵桶似的包圍起來。

在一個雲霧遮天的早晨，寧晉縣大隊陷進了敵人的大包圍。駐地孟各莊四外都發現了敵人，槍聲首先從東邊響起，隨後北邊南邊都有子彈飛過；西邊，遠遠可以看見一溜人影正撲着槍聲迎過來。情勢是明明白白：頂住打，就要被消滅，除了突圍，再沒有別的道可走了。

---

① 當時游擊隊和老百姓都這樣叫偽軍。

② 當時根據地的村莊都不支援敵人，哪村開始支援敵人，建立偽政權，就叫給敵人“挂上鉤”了。

一中隊長周鉄汉接受了大隊長的命令：趁敵人包圍圈還沒有合緊，堅決沖出去！周鉄汉是個二十五歲的結實小伙子，生得膀乍腰圓，紅通通的方臉，雖不是太高的個兒，給人一看，却覺得十分魁梧。他把盒子槍登開栓，壓够一條子彈，用大拇指扳住機頭，朝沿牆站立的戰士們一掄，亞賽敲着鋼板的聲音說道：“同志們！有沒有骨頭，是不是英雄，就看今個這一天了！是恥辱，是光榮，也就在這一回了！有種的跟我走哇！”半截黑塔似的丁虎子一步站了出來：“周隊長，我在頭里！”他是一個共產黨員，一向有“打仗癩”的。周鉄汉用槍向西北一指說：“好，走啦！——二排<sup>①</sup>跟着！”

忽忽忽一股風响，隊伍一支箭似的入了村西道溝。一中隊後面是大隊部，擔任掩護的是二中隊，人員足有一百三四。可是，除了忽忽忽的聲音及離得還很遠的槍聲以外，再聽不見一點响動。經受過几十次戰鬥的周鉄汉，一聽這聲音，就覺得今天的鬥爭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活，想偷個空子玩個花招鑽出去，是萬萬沒有可能的。

幾天來的情况太緊張了，太急迫了。寧晉城不算以前增加的，只昨天一早，就由趙縣開來二十八輛汽車，車上沒有一個不是鬼子兵。牙口寨的鬼子也增到六七百。在束鹿、晉縣地里，情况更發嚴重，新據點一天安了五六个，大隊的汽車和騎兵來來往往，十分頻繁。周鉄汉早已感到：惡戰总有一天要逼來頭上的。現在，依照眼前情况看，这一天是到來了。

正是為此，周鉄汉此刻的心裡沒有慌，事情逼得他反而下了一个狠心，他想：在這個時候，怕死就准死，把腦袋放在一邊去

① 一个中队只有兩個排。

拚，合大家的勁一塊拚！拚得越頑強越勇敢，就越沒有危險！想到這，他不由得把隊伍前後看了兩眼：二班在最前面，丁虎子持大鼻子捷克式領頭，後面一個一個緊緊跟隨，大部分是二年左右的老戰士，全是經過多次戰鬥的生龍活虎。在身後的一三班和二排，也個個頂個的結實雄壯，渾身勁氣，情況雖然緊急，卻看不透有一個發蠢。周鐵漢看到這裡，信心更強了，精神更高了。有這樣一群鋼鐵打造的戰士，將近一半的共產黨員，有什麼沖不破的，有什麼可怕的。

大隊長的計劃，是甩掉後面——東面和南北兩面的敵人，順道溝悄悄的插往西北，爭取在西邊敵人還沒有發覺我們的隊伍以前，從敵人空子裡鑽出去。但是，一來敵人太多了，二來有五十公尺道溝沒有完全挖通，西面敵人看見了在這段路上飛跑的人，立時扇子面一樣散開來，左面的一股，就一直搶先向道溝截下來，企圖迎頭擋住去路。

周鐵漢看得清楚，想要跑在敵人前頭，不叫敵人截住，已經來不及了。便一面命令一排說，“堅決沖！敵人擋就打它，一定要過去！”一面閃在道旁，等大隊長趕上來。

大隊長錢萬里的矮個兒，一步一步穩穩的跑上來了。手裡拿着一塊粗布手巾，不時擦着光頭上的汗珠，盒子槍仍舊插在套子裡，還如平時那樣四平八穩，好像不是在打仗一樣。通訊員金山懷裡抱着“馬四環”<sup>①</sup>緊跟着他。

“大隊長，敵人眼看把道溝卡住了，把整個隊伍拿上去沖吧！”周鐵漢好像掐着一抱東西，雙手向敵人方向作了個猛拋的姿勢，這樣問着大隊長。

---

① 七九步槍的一種，類捷克式，馬步兩用，有四個穿背帶的環，故名。

“你的队伍呢？前头怎样了？”錢万里又开腿，稳稳站住說。

“一排全上去了，我讓他們坚决打过去。”

“很好。”

周鉄汉以为得到了批准，一翻身，拔步要跑。錢万里又叫住了他：

“等等。”錢万里把手巾遮在眼上，向敌人方向仔細的觀望着，好半晌，把周鉄汉几乎等得不耐煩了，才放下手来，輕微的搖了搖頭說：“不行，我們冲不过去……”周鉄汉立即接过去說：“冲不过去也得冲呀！总不能停在这叫人家来消灭！”錢万里深洞似的双眼轉了个圈，用一个指头点着周鉄汉的前胸說：“要这个样子：你的一排繼續順道溝插下去，在那柳子行前面打个冲锋，占領那兩塊墳地，爭取把敌人主力吸引到交通溝上。然后，大队直向西南，从敌人的空子里鑽出去。”錢万里把話頓住，察看着周鉄汉的顏色，見周鉄汉一动不动的站在那里，就接下去說：“这是个十分危險的任务，敌人知道了当以后，一定要想法先消灭你們。周隊長，你的任务就是：先去粘住敌人，掩护大队主力突围，然后不要叫敌人粘住，把队伍帶下来。”

周鉄汉知道这副担子是有千斤重的。可是，任务来了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，有一千斤就担一千斤，有一万斤就担一万斤，沒有二話可說的。周鉄汉簡單的应声“是！”轉身跑到前面去了。

这时，西面敌人已开了槍，子彈迎头擦过。北东南三面的敌人，随即椅子圈似的兜抄上来。二中队后尾的槍声，一陣紧似一陣，炒料豆一样，一会儿就响乱了。

从前面傳來一片震耳的杀声。錢万里看見：周鉄汉躍出道溝，抓紧盒子的手摆着旗子一样，連連向前揮着。战士们从他面前冲上去，把柳子行附近的兩塊墳地占領了。这一来，西面敌人



的七成兵力被吸引在道溝上，他們拚命的要卡死这道口子。而在西南，却有一个空子給閃开了。錢大隊長見时机已到，双手一摆，帶領其余三个排，躍出道溝，一陣疾速的飞奔，从西南的口子里突过去了。

## 二

果然，用冲锋粘住敌人的一排，在撤退的时候，又被敌人粘住了。柳子行里的鬼子見大隊主力大部鑽了出去，膏药旗冲天晃了几晃，五六十个鬼子哇的一声冲上来，把一排由两个填地压在一个填地，机枪、炮弹，急風暴雨般直射过来。一排憑了三十支步槍，不要說招架，抬起头来的空兒也沒有了。一班是被压下来一次的，半个班遭了伤亡。眼下的危險，用战士们最不祥的話說，就是：“撤不下去了！”

鬼子的第二个冲锋随时可以压下来。周鉄汉在地上伏着，兩道扫帚眉擰成个“一”字，閃着火眼盤算：現在撤是不行的，一定叫敌人把队伍追散；要撤，必須把第二次冲锋打退，煞煞敌人的气焰。于是，他告訴大家：把手榴彈全部放在手边，擰开盖，勾好綫，听命令就摔。他自己，把所有三个手榴彈都放在身下，三根弦一齐叨在嘴里。說时，前面柳条子乱晃，成群的黄呢子野兽又縱身起来，一排亮閃閃的刺刀反着光，鬼子的第二个冲锋又压下来了。看看只离着三四十公尺，周鉄汉就地一滚，一縱跳起来，用嘴把綫一拽，右臂一掄，冒着白烟的手榴彈流星似的飞出去：“手榴彈，摔呀！”随着周鉄汉的声音，“黑烏鴉”成群飞出，火星飞爆，濃烟騰空，一眨眼的工夫，天也遮暗了。上来的鬼子，前头的七八个先先后后仰身栽下去，后面的調屁股窜回了柳子行。

趁这时，一排的战士们兜起旋风，一溜烟向南跑下去。

刚跑出七八十公尺，鬼子的机枪兜屁股狠命盖来。一排眼前是一片开阔地，大地上只有旱得卷了叶儿的青苗，不足一尺高低，没有半点儿隐身的地方。二班长张子勤被连响的机枪打断了腿，横栽在地上。一个战士上去搀他，刚一弯腰，也翻身仰倒了。丁虎子赶上去摘了那战士的枪，挎在脖子上，伸手就拉张子勤，要往肩膀上搁。张子勤把他的手一擋，錯了錯牙，鎮定的說：“我不頂事了，你还是快照顧非党同志去吧！”丁虎子道：“这可不能，誰也丟不得！”張子勤扭个身，紧掐住鮮血浸透的大腿，咬住牙关說：“赶快走你的！我無論如何是脫不过今天了，照顧我只会白白連累你們。”丁虎子說：“我死不了，就不能把你丟給敌人！”說罢，从身后架起張子勤的双臂，打算托起来抱着走。張子勤回头一看，見鬼子們的小鋼盔一顛一顛已追上来，再几步就赶到了。他把心一橫，上身猛力一搖，掙开丁虎子双手，用命令的口气叫道：“丁虎子！放了！”丁虎子突然吓了一跳。張子勤随手掏出一顆手榴彈，用嘴把盖咬下去，弦迅速套在手指上，把身旁的槍一指道：“革命的武器，快拿去！再要动我，要看看手榴彈！”丁虎子噙着泪把那支三八式挾起来，一边跑一边回头看。張子勤平靜如水，半动不动的坐在那里，只把手榴彈藏进衣服里去了。

远远瞧見，一个鬼子上去了，刺刀逼住張子勤的心口，張子勤沒有动。第二个，第三个又上去了，他們想架他走，可是，就在扶住他的胳膊的时候，从他怀里猛升起一团黑烟，一頂鋼盔滴溜溜飞上了半空。烟落下去的时候，那一团四个人都躺着。

周鉄汉和丁虎子相对看了一眼。奇怪得很，周鉄汉鉄青的脸上，不知为什么笑了一下，他說：“虎子，看見了吧？要死，就这

样去死。”

### 三

明明是大队抓住了一个村庄——北圈里，突然轟轟隆隆，燒了鞭炮市一样，一陣槍声响成一团。又見許多战士混乱的奔出村来，慌張的往回跑着。

“中了埋伏嗎？”周鉄汉腿下加快脚步，急急朝領头跑下来的那人迎上去，想問問到底怎么回事。他越迎住那人跑，就越生起气来。那家伙左手拖着槍苗子在地上拉，右手只管一掀一掀摘掉身上的东西；米袋子、背包早扔光了，正往下摘手榴彈。

“你是哪的？混蛋！站住！”

那家伙被陡然一吓，昏昏的站住了，白蠟色的臉上，一对灰溜溜的眼睛，只管盯住周鉄汉看，兩腿索索的狠命篩着糠。許久，才囔囔的說：“二中队的。”

“往哪跑？”

那家伙指了一下村里說：“村里淨鬼子。”

“鬼子，为什么不打过去？”

“……”那家伙張着嘴，喘着，不知說什么好。

“轉回去！——临陣脫逃，崩了你！”周鉄汉的臉上出現了一种少有的严峻，这严峻給他的話加重了分量，似乎每一个字都几千斤重，令人不可抗拒。

那家伙莫奈何的轉回身去。周鉄汉問清他叫尹增祿，又問清大队在什么地方，就直跟住他的脊梁，讓他帶道进村。

和尹增祿一塊的十几个战士，見这情形，早已停了脚，閃在路旁，沒有主張的眨着兩眼看。周鉄汉把头向前一甩，一齐讓他

們跟了走：“往后跑也是敌人，宁死在陣前，不死在陣后，小伙子們上前冲！”十几个人中馬上有一个小伙子站出来，把拳头一举說：“二中队的成一列走好，胆大的往前头靠！人都是肉長的，人家全不怕，为什么咱怕？”周鉄汉心里不由得叫声：“好！”肚里的气馬上消了一半。他認得这个小伙子是二中队的五班副，新近才入党的，名字叫赵福来。便柔声对他說：“福来，这十几个人由你負責，跟在我們后边，千万不要再跑丢了。”赵福来停住脚，咋的打个“立正”，滿精神的答道：“是！”

尹增祿帶头往前走着，每走几步就反回头来偷眼看看，見周鉄汉气汹汹兩只虎眼瞪着他，脚下忙紧跑几步，不一会，却不知不觉又慢下来；再偷看看，又紧跑几步。周鉄汉就一直瞪着他，走近了北圈里。

村里的槍声已經轉到西南上去了。屁股后面的敌人也被用了二里远。鬼子是不着急的，因为在他們看来，宁晋大队已是进了牢籠的小鳥，扑稜<sup>①</sup>不出去了。

就在这时候，尹增祿又把一件罪惡鑄成了。大队原是在十字街附近跟敌人碰了头，把敌人打退，就向西南突去了。尹增祿害怕再走大街，他企圖繞过那个戰場，就迷迷瞪瞪把队伍引进了一条死胡同。当發觉房上鬼子正架着“歪把子”<sup>②</sup>等在那里的時候，一、三班已經卡在里头。敌人的机枪夾帶着轟隆爆炸的手榴彈，蒙头盖頂直澆下来。許多战士还没有弄清楚子彈从哪里来的，便倒在血泊里了。五尺寬的过道，登时染滿鮮血。周鉄汉和几个战士連滾帶蹦，閃在一个小門楼底下，急想找到个还手的机会。

① 抖翅要飞的動作。

② 日本造的一种輕机枪。

意外的挫折在战士中引起了混乱，几个人首先把愤怒的眼光射到尹增祿脸上来。尹增祿吓得贴在牆上浑身发抖，他切实感到了自己的罪恶。当时，周铁汉忽然高声叫道：“同志们！先对付敌人要紧哪，掏手榴弹，冲啊！”

“冲啊！”有两个战士上了刺刀，跨出门去。这时，尹增祿也举着枪跟在大家后面，一面左顾右盼的张望着，一面胡乱的拉着栓；这时，他又想杀个敌人贖罪，却又怕真的碰上敌人。他的脚刚刚踏出门槛，一个战士翻身栽回来，冒着鲜血的头，恰跌在他的腿上。尹增祿像挨了一箭，两手一乍，又缩回门里，他的脚尚未站稳，轟！一个手榴弹响在牆角，尹增祿撒手扔掉手中的枪，扑身倒下去了。

周铁汉当作尹增祿牺牲了，可是，门楼底下发出了一声刺耳的尖叫：

“不要打啦，我，我投降！……”

一个苍白的面孔，绝望的看着天上，双手作揖似的向上伸去，狗一样跪卧在门外的牆角下。周铁汉立觉浑身一乍，像有一支箭射进了他的心，全身都要崩裂了：

“好他妈的！”

周铁汉一步跨出去，抓住尹增祿的脖领，死猫一样拖进门来，通的摔在地上：“我叫你投降！……”周铁汉嘴唇哆嗦着，气梗在嗓子上，肺也快憋炸了。他右手一甩，盒子枪响了一声，尹增祿猛的向前一栽，仿佛一个斤斗没折成，脑袋戳往地上去了。周铁汉捧起一把土，狠狠的搓着手上的血污。

两个战士的手榴弹飞上房去，轟轟兩声，“歪把子”被炸翻了，兩頂鋼盔滚下地来。

刚忘了尹增祿的周铁汉，喊声：“打！”一摸手榴弹没有了，一

轉眼，見尹增祿身上還插着；伸手去解時，尹增祿兩只白眼珠無神的張着，裂開個瓢兒似的嘴，作着一副下賤求饒的死像，橫躺在當道。周鐵漢火又涌上來，扯下手榴彈，只一脚，把那死尸踢滾到牆根里去，好像踢除了一條碍腳的死長虫。

這個地方是待不下去了，只要敵人再稍稍費點勁，馬上就可以把這五個人碾成肉醬。但是，從胡同里沖出去，想也不要想，那是連蠅子也難飛過的。周鐵漢一面指揮着打手榴彈，壓制房上的敵人，一面溜着牆根向西搜尋。忽然，一條生路被發現了：西矮牆的“根腳”已朽得滿是窟窿，只剩了薄薄的一層。他招來戰士們，用膀子頂住，齊力一扛，忽隆一聲，牆倒塌了，五個人飛步縱出村外。

在村西的樹叢里，與一排長孫二冬碰了頭。他帶着二班和趙福來幾個剛從村後捨了來，人員也只剩七八個了。

在西南的漫窪里，遠遠看得見，整個大隊仍然在邊打邊突着圍。

#### 四

七月的太陽火似的燒着。錢大隊長帶着七零八落的隊伍，已經一口氣跑了十幾里。人們大汗淋漓，從頭上直灌進鞋底，出氣入氣，嗓子里火辣辣在冒烟一樣，嘴只管張着，舌頭却像攪在粘膠里面，唾沫早已吐不出來。敵人呢，不光后面的在緊緊尾追，西北段村，東面侯庄，都發現了敵情。正前方四五里，禿蒼蒼一片黃白色的土房子上面，牙口寨據點的大崗樓，兀然聳立，擋在眼前。

很顯然，更大的危險正一步步逼近了。錢萬里是喜歡從

容容思考問題的，今天，他第一次感到自己的腦子不够使了，四面八方密密層層的敵人，使他一時抓不住空子。他忽然想：從侯莊插上來的一溜人影，也許是警備旅<sup>①</sup>吧？嗨！他們就地把敵人頂一下，哪怕二十分鐘，實在太好了。那麼，我們可以不急不慢從正南突出去，一個傷亡也沒有，把敵人甩得遠遠的。——他現在是多麼希望友軍來支援一下啊！可是，錢萬里猛然覺得，這想法必須趕快打住，越快越好，因為這是幻想。那溜人影分明是敵人，他們正在截上來，要把我們消滅，這時的幻想，會把整個部隊葬送了。

戰士們一邊四面扭頭，看着越逼越近的敵人，一邊頻頻把兩只眼向大隊長望着。錢萬里明白，這些眼里正藏着兩點意思，一點說：“不怕，看大隊長還這樣沉住氣呢，咱們怕什麼？”另一點却說：“四面敵人都上來了，大隊長，你也該快想個辦法啊！”錢萬里的心，又向下沉了一層。

遠遠看見，在四五里外，由西北而東南并豎着一排電綫杆子，恰像隔開世界的高大籬笆。人人都曉得：電綫杆子腳下是一道深寬各一丈多的大溝，溝那面是牙口寨通到羅口的汽車路，每隔二三里修着一個崗樓。這條溝，過去曾是敵占區和根據地的分界綫，也是敵人向前“蚕食”的邊緣。——戰士們望着它，心上又壓了一塊石頭。因為，這在“掃蕩”以前，就在黑夜也是最難通過的。大隊長望着它，却忽然起了另外一個念頭；這念頭從他心裏刮過一陣小風，立覺輕快得多了。他想：敵人今日的“掃蕩”，主要是對付根據地，只要突過這道溝，八成便突出了包圍圈。至於牙口寨會不會有敵人來截擊呢？可能性很小，敵人在今天不會把大

---

① 冀中八路軍主力之一，旅部隸第六軍分區司令部。

兵留在家里不动的。——錢万里相信了这个判断，便下了一道坚决的命令：

“冲过溝去！”

可是，左翼的二中队忽然大乱，紛紛朝西北跑起来，队形跑乱了，人們盲冲盲撞着；杂在混乱的人群中，有一个穿白褂藍褲的人，被大隊長一眼看到了，臉色登时沉下来。什么东西惹起来的恐慌？原来在侯庄方向正飞奔着赶来一百多鬼子騎兵，大洋馬一縱一縱的趟起漫天塵土，鞍上的銅鐙也一亮一亮閃着光，成三路縱队，虎里虎势扑过来。錢万里向那里只瞥了一眼，十分冷靜的指一指身旁几个战士說：“去，把人給我攔回来。就說大隊長的命令，誰再跑，槍斃他！”然后叫过金山，指着那个白褂藍褲的人說：“你去告訴他，說我請他来一下。”

那人正是二中队長刘一萍，喘着气跑到大隊長面 前来了。錢万里細一看他，心里不由得打个冷战；白褂子上不知什么时候滚滿了土，当腰的衣袋也撕掉了一半，向上翻着，平常結在头上的白羊肚手巾胡乱掖在腰帶上。尤其使錢万里吃惊的是：那张素来白嫩的脸，不知为什么只在一天之內瘦下去那么多，紅色也几乎退完了，倒透着一層暗灰；便安詳柔和的問道：“你們怎么回事啦？”

刘一萍站在那里，起初奇怪大隊長的声音为什么这样不慌不忙，倒像平时听彙报那样，虽也是通身大汗，胸前扣子一个也沒解开，渾身上下，还是那样整整齐齐。他低头看一下自己，臉忽的紅上来，忸怩的說：“他們看見騎兵来了，沒有經驗，乱跑起来，我正攔他們，还未攔住。”大隊長知道他最后一句是說說，但見他紅了臉，也就不想再說別的，只是語气里仍不免帶些鋒芒說：“現在人已經替你攔回来了，赶快去整頓一下，坚决帶着过



溝；騎兵怕什麼？靠近了用排子槍揍他馬前胸！不要亂跑嘛，越亂跑就越糟。”劉一萍紅着臉轉身跑去整頓隊伍了。錢萬里望着他的後影，加一句說：“先把自己身上的土打一打。”

周鐵漢帶着十幾個人正趕上來，見大隊長在這裡，指着前面一座磚窯道：“就把隊伍帶到那裡干了吧，跑也是死，還不如拚死痛快！”

錢萬里好像沒有聽見他的話，對他說：“你來了好，趕快帶你的二排，堅決衝過溝去！”

## 五

戰士們在火熱的太陽下跟騎兵賽跑。

騎兵分成兩股，一左一右在大隊的兩邊鑽着，向前抄下去。當他們快接近大窯的時候，戰士們一個衝鋒搶上了窯頂，兩個排子槍過去，把馬擡倒了三四匹。騎兵們撥轉頭向更前方抄下去了。

通——咣！一連三發炮彈在人群前後炸響了。接連又來了三發，有兩顆在空中開了花，隨着咣的一炸，好像急雨的襲來，嘯的一聲，炮彈皮子從天上蓋下來，恰似湖面上落下冰雹，地上每隔一公尺左右便有一個土泡濺起來。敵人好像看透了錢萬里的心思，追擊加緊了，一聲不斷一聲的冷槍，也從背後撲撲追來。有幾個戰士又躺倒了，另有三四個被架着走。

戰士的腳下都加快了，一來要超過前面的騎兵，二來要擺脫敵人的炮彈。但是，炮彈仍然三發三發的飛來，人們總有倒下去的。

丁虎子持着一支槍，背上還挎着三支，跑兩步，走兩步，張着